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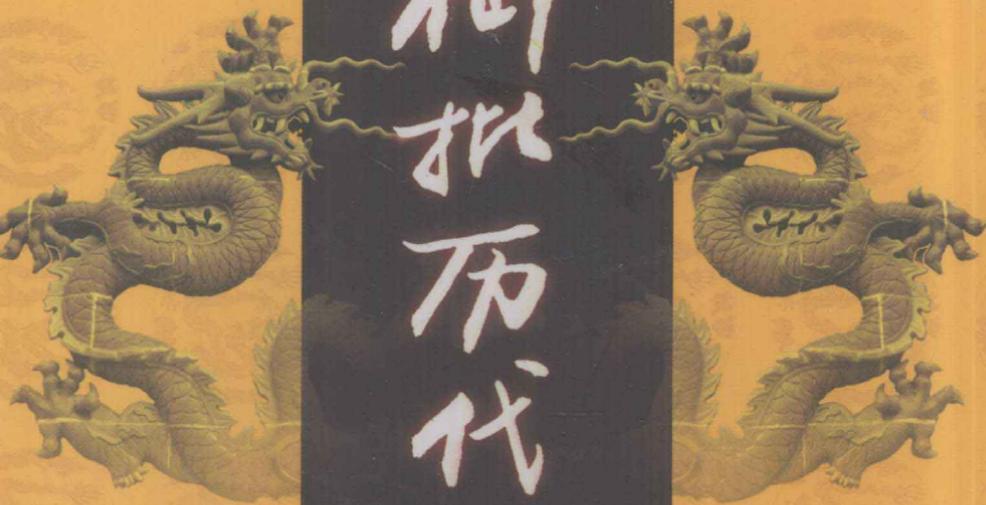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

丁石延

辑览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

文白对照

御批历代通鉴辑览

(第四卷)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目 录

目 录
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十四(续) (1085)
(起壬戌汉文帝元年 讫庚子汉景帝后三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十五 (1151)
(起辛丑汉武帝建元元年 讫甲子汉武帝元狩六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十六 (1255)
(起乙丑汉武帝元鼎元年 讫庚子汉昭帝始元六年)
- 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十七 (1359)
(起辛丑汉昭帝元凤元年 讫壬申汉宣帝黄龙元年)

文白对照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卷之十四(续)

(起壬戌汉文帝元年 讫庚子汉景帝后三年)

癸酉 十二年，冬十二月，河决酸枣（汉县，故城在河南卫辉府滑县北）。

东溃金堤（《括地志》：“金堤，一名千里堤，在白马东。”白马，汉县，故城在卫辉府滑县东北），于是东郡大兴卒塞之。（刘友益曰：“书河决始此。”）

诏民入粟边，拜爵，免罪，赐民今年半租。

晁错上言，请重农，贵粟。（略曰：“圣王在上，而民不冻饥者，非能耕而食之，织而

癸酉 十二年（公元前 168 年），冬十二月，黄河在酸枣县（汉时县，故城在河南卫辉府滑县北部）境内决口。

黄河向东冲溃了金堤（《括地志》载：“金堤，又名千里堤，在白马以东。”白马，汉时县，故城位于卫辉府滑县东北。），于是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。（刘友益说：“记载黄河决口始于此。”）

诏令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，授给爵位，免去罪刑，把当年原定征收土地税的一半赐给农民。

晁错上书言事，请求重视农业，珍视米粮。（大致是说：“贤明君主统

衣之也，为开其资财之道也。故尧有九年之水，汤有七年之旱，而国亡捐瘠者，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。今海内为一，亡有水旱之灾，而畜积未及者，何也？地有余利，民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，山泽之利未尽出，游食之民，未尽归农也。人情，一日不再食则饥，终岁不制衣则寒。腹饥不得食，身寒不得衣，虽慈母不能保其子，君安能以有其民哉？夫珠玉金银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，然而众贵之者，以上用之故也。粟米布帛，一日弗得而饥寒至，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。今农夫五口之家，耕不过百亩，收不过百石，春耕，夏耘，秋获，冬藏，四时之间亡日休息，又私自送往迎来、吊死、问疾、养孤、长幼在其中，勤苦如此，复被水旱之灾，赋敛不时，朝令暮改，有者半价而卖，无者取倍称之息，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者矣。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，小者坐列贩卖，操其奇赢，日游都市，乘上之急，

治国家时，之所以老百姓不挨冻不受饿，其原因并非在于圣王能够亲自耕种而给他们食吃、亲自织造给他们衣穿，而在于他们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道。正因为这样，尧帝时虽逢长江长达九年之久的大涝，商汤时虽经历七年之久的干旱，而国家并没有出现无人供养而瘦弱贫病之人，就是因为储备充足而有备在先。如今天下统一，又没有发生旱涝灾害，而积蓄却不如禹、汤之时充裕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土地尚有挖掘的潜力，百姓尚有未尽之余力，可生长谷物的土地没有得到充分开垦，山林湖泽中的物产没有得到充分开发，游手好闲、不劳而食的人没有全部回到农业生产中去。人的欲望往往是这样，一天只吃一顿饭时就会感到饥饿，终年不添衣物时就会觉得寒冷。肚子饿了没有食物，身上冷了没有衣服，即使再慈爱的母亲都无法使他的儿子满足，国君靠什么来控制他的百姓呢？珠宝玉石金银财宝那些东西，饿了不能用以充饥，冷了不能用来当衣穿，然而百姓却珍视它，是由于皇帝需要的缘故。粟谷布匹，一天没有就会感到饥

所卖必倍。故其男不耕耘、女不蚕织，衣必文采，食必梁肉。因其富厚，交通王侯，千里游敖，冠盖相望。此商人所以兼并，农人所以流亡者也。方今之务，莫若使民务农。欲民务农，在于贵粟，贵粟之道，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入粟县官，得以拜爵除罪，则富人有爵，农民有钱，所谓‘捐有余补不足’，令出而民利者也。不过三岁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”)帝从之，令民入粟于边，拜爵以多少级数为差。错复言：“边食足支五岁，可入粟郡县，郡县足支一岁，可时赦，勿收农民租。”帝复从之，乃下诏曰：“道民之路，在于务本。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，而野不加辟，岁一不登，民有饥色，是从事焉尚寡，而吏奉吾诏不勤，而劝民不明也。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，将何以劝焉？其赐农民今年田租之半。”

饿寒冷的降临，所以明君珍视五谷而轻视珠宝玉石。如今百姓五口之家，耕种土地不过百亩，收成也不过百石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作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，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时间，再加上个人之间的迎来送往、追悼死者、探望病人、抚养孤儿、养育儿童这些事情都要从这一百石收入中支出，像这样辛苦，再遇到水旱灾害，官府不合时宜地征收赋税，早晨下达命令晚上就改变，逼得百姓有粮者半价卖掉以充赋税，无粮的人只得以加倍的利息借债交纳赋税，于是就出现了卖房卖地卖子孙以还债的现象。而反过来，那些实力雄厚的商人靠屯积货物来谋取成倍的利润，实力薄弱的商贩们坐在店铺里陈列商品做买卖，他们操纵着市场上货物奇缺或过剩的情况而从中渔利，整天在市场上游逛探察，趁国家急需之时哄抬物价，甚至将价格抬高几倍。所以他们这样的人，男子虽不耕作、女子虽不养蚕纺织，却都衣着华丽，食物精美。他们凭借各自的富有，交往巴结王公贵族，到处游玩，往来车马络绎不绝。这就是商人之所以兼并农民，而农民之所以

流落他乡的原因所在。当今最紧迫的任务，再没有比让百姓去从事农业生产更重要的事情了。要想让百姓从事农业生产，关键在于珍视粮食，而珍视粮食的办法，在于使老百姓知道政府如何用生产粮食来作为决定赏罚的手段。今天召集天下所有向朝廷交纳粮食的人，授给他们爵位，免除他们的罪责，这样富有的人有了爵位，农民也省了钱，这就是所谓‘削减过剩以补不足’，政令一出百姓就会得到实惠。用不了三年，关内的粮食储备一定会大大增加。”）文帝听从了他，下令百姓向边疆纳粮，以纳粮多少决定授予官爵等级高低。晁错又上奏说：“边疆粮食足够五年之用，则可向郡县提供粮食，郡县粮食足够一年之用，则可适时赦免租粮，不必再征收农民的租粮。”文帝又听从了他的话，于是下诏说：“引导百姓的正确途径，在于让他们从事本职。朕亲自统领天下务农之人到现在已经十年了，如今荒地没有得到开垦，一旦遇到欠收的年成，百姓就面有饥色，这是因为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，而官吏没有切实地执行朕的诏令，勉励百姓

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。

诏曰：“孝悌天下之大顺也，力田为生之本也，三老众民之师也，廉吏民之表也。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。今万家之县，云无应令（谓无孝悌、力田可应察举之令）岂实人情？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。其遣谒者劳赐（三老、孝者帛五匹，悌者、力田二匹，廉吏三四匹）。及问民所不便安。而以户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，令各率其意，以道民焉。”

甲戌 十三年，春二月，诏：“具亲耕、桑礼仪。”

诏曰：“朕亲耕以供粢盛，皇后亲桑以奉祭祀，其具礼仪。”（汉书仪：春，始东耕于籍田，以太牢祀先农，百官皆从

也不得法。况且朕的百姓生活困苦而官吏们无所体察，这怎么能够勉励他们呢？今年将减免征收年租税的一半以赏赐给农民。”

设三老孝悌力田常员。

诏书说：“孝悌是天下的安定境界，努力耕田是生活的本源，三老是群众的师表，廉吏是百姓的表率。朕对他们的德行十分欣赏。如今一个万家之县，而说没有孝悌、力田之人可以推举，这可能吗？这是官吏对推举贤才的道理尚没有清楚的认识。现派遣谒者前去慰劳和赏赐（三老、孝者每人帛五匹，悌者、力田每人二匹，廉吏三四匹）。并询问百姓哪些方面是不适宜的和不安定的问题。因而以户口的多少设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，让他们各自遵循其意，以劝导百姓。”

甲戌 十三年（公元前 167 年），春二月，文帝下诏：“制定有关朕亲自农耕、皇后亲自采桑养蚕的礼仪。”

诏书说：“朕亲自农耕生产供宗庙祭祀的粮食，皇后亲自采桑养蚕生产供祭祀的祭服，制定有关此事

以次耕。又：春桑生，皇后亲桑于苑中养蚕于簿，以少牢祀蚕神，还献于茧馆。）

的礼仪。”（汉时旧仪：春季，皇帝开始在籍田里耕作，用太牢祭奠先农神，百官随从并按次第耕作。又：春天桑树发芽，皇后亲自在官苑中采桑养蚕，用少牢祝福蚕神，然后敬献给茧馆。）

夏，除秘祝。

初，秦时祝官有秘祝，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。至是，诏曰：“祸自怨起，福由德兴，百官之非，宜由朕躬。今秘祝之官移祸于下，朕甚不取，其除之。”

夏季，废除秘祝。

当初，秦朝的祝官中有秘祝，一旦出现了灾异就把造成过失的责任从皇帝身上移到臣子身上。至今，文帝下诏书说：“祸从怨而起，福由德而兴，百官的过失，都应该由朕一人负责。现在秘祝官员把过失责任推给臣下，朕很不赞成，应予以废除。”

五月，除肉刑。

齐太仓令淳于意（临淄人，师同郡公乘阳庆，受黄帝、扁鹊脉书，诊病知生死）有罪，当刑。诏，逮系长安。其少女缇萦（意有五女，临行意骂曰：“生子不生男，缓急无可使。”缇萦伤父言，乃随之西）上书曰：“妾父为吏，齐中皆称其廉平，今坐法当刑。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，断者不可复续，虽

五月，废除肉刑。

齐国太仓令淳于意（临淄人，从师同郡公乘阳庆，传给他黄帝、扁鹊的诊脉书等，通过诊断病情可以知道病人的生死）有罪，当处以肉刑。皇帝下诏，将他逮捕拘押在长安。他的小女儿缇萦（淳于意只有五个女儿，他被捕临行时，骂女儿们说：“生孩子不生儿子，遇到紧急情况就没有用处了。”小女儿缇萦听了父亲的话十分伤心，就跟随父亲来到长安）

欲改过自新，其道无由。愿没人为官婢，以赎父刑罪。”帝怜悲其意，诏曰：“《诗》曰：‘恺弟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过为善而道无由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支体，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，何其痛而不德也，岂为民父母之意哉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。”於是丞相张苍等定律以上。（当髡者，为城旦春，当黥髡者，钳为城旦春，当劓者，笞三百，当斩左止者，笞五百，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、吏坐受赇、枉法、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，已论而复有笞罪者，皆弃市。其城旦、春者，各有岁数以免。）制曰：“可。”是时，上既躬修元默，而将相皆旧功臣，惩恶亡秦之政，谕议务在宽厚化行天下。吏安其官，民乐其业，畜积岁增，户口寢息，生也风流笃厚，禁网疏阔，是以，刑罚大省，断狱四百，有刑措之风焉。

向朝廷上书说：“我的父亲作官时，齐国的人们都称赞他廉洁公正，现在因触犯法律而获罪，应当处死。我哀伤的是，受了死刑的人，不能再复活，受了肉刑的人肢体断了不能再接起来，即使想走改过自新之路也没有机会了。我愿意被收入官府做奴婢，来替父亲抵罪。”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，就下诏说：“《诗经》上说：‘平易近人的官员才是百姓的父母’，现在人们犯了过错，还没有加以教育就施以刑罚，那么即使有的人想改过从善也没有机会了，我很怜悯他们。施用刑罚以致割断犯人的肢体，刻伤犯人的肌肤，终身不能长好，多么令人痛苦而又不合道德规范呀，这样做难道合乎作为天下人父母的准则吗？应该废除肉刑，用别的惩罚去代替它。”于是丞相张苍等制定了有关法律条文奏上。（原来应判处髡刑的，改为罚作城旦和城旦春，原来应判处黥髡刑的，改作钳为城旦、钳为城旦春，原来应判处劓刑的，改为笞三百，原来应判处斩左脚的，改为笞五百，原来应判处斩右脚以及杀人之后先去官府自首的、官吏因受贿、枉法、监守自盗等罪已

被处罚后又犯了应判处笞刑罪的，全都改为公开斩首。罪犯已被判处为城旦、城旦春的，各自服刑到一定年数后赦免。)文帝下达批准令：“同意。”这一时期，文帝自身谦逊自守，而将相大臣都是老功臣，君臣以导致秦朝灭亡的弊病为鉴诫，议论国政讲究以宽厚为本。官吏安于自己的职守，百姓乐于自己的产业，府库储蓄每年都有所增加，人口繁衍，社会风俗崇尚笃实厚道，法网禁令宽松，所以，刑罚使用率大量减少，甚至有一年全国只审判了四百起案件，出现了停止动用刑罚的景象。

六月，除田之租税。

诏曰：“农天下之本，务莫大焉。今麤(与勤同)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，是谓本末者(本谓农，末谓商贾)无以异也，其于劝农之道未备，除之。”

六月，免除农田的租税。

文帝下诏说：“农业是天下的根本，没有什么事情比农业更为重要的了。现在那些辛苦勤劳的农民还要交纳租税，这样做，使从事农耕本业和从事工商末业的人没有区别，说明鼓励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还不完备，应当免除农民的租税。”

御批：除田租税，或因水、旱，或去其已甚，若永除之，则国家经费将何取给？文帝虽

御批：免除农田租税，或许应该是因为水灾、旱灾免除租税，或者免除百姓过重的田租负担中多余的部

仁，不能为此。史有阙文耳。

乙未 十四年冬，匈奴入寇，遣兵击之，出塞而还。

匈奴老上单于以十四万骑入朝那（汉县，故城在今甘肃平凉府平凉县西北）、萧关（在平凉府固原州东南），杀北地都尉卬（卬姓孙见功臣表），虏人畜甚多，使奇兵入，烧回中宫（注见前），候骑至雍甘泉（注见前）。诏，发车千乘，骑卒十万。上亲劳军，勒兵申教令，欲自征匈奴。群臣谏，不听。皇太后固要，上乃止，以张相如、栾布为将军。击逐出塞即还。

赦作徒魏尚（槐里人），复为云中守（汉云中郡，治云中县，即

份。如果永远免除农田租税，那么国家所需经费到哪里去获得？汉文帝虽然仁慈，也不可能这样做。想史书中记载有误。

乙未 十四年（公元前166年）冬，匈奴入侵，汉朝派兵迎击匈奴，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后撤回。

匈奴老上单于用十四万骑兵攻入朝那县（汉时县，故城位于今甘肃平凉府平凉县的西北部）和萧关（位于平凉府固原州东南），杀了北郡都尉孙卬，掳掠了许多百姓和牲畜，并派兵深入中原腹地，火烧了回中宫，侦察骑兵一直到了雍地的甘泉宫。文帝下诏，征发一千辆战车，十万骑兵。文帝亲自去慰劳军队，操演队伍，颁布军事训令，准备亲自率兵去征伐匈奴。群臣劝阻他亲征，文帝不从。皇太后坚决阻止，文帝才打消了统兵亲征的念头。于是任命张相如、栾布为将军前去迎击匈奴。汉军把匈奴驱逐出边塞之外就撤兵回朝了。

赦免刑徒魏尚（槐里人），重新任命他为云中郡（汉时的云中郡，治所在

赵故城。注见前)。

上辇过郎署，见郎署长冯唐，问曰：“父老(颜师古曰：“谓年已老也。考唐在武帝初年九十余，则，此时年当余六十，故帝呼之曰‘父老’。)何自为郎？家安在？”对曰：“臣大父赵人，父徙代。”上曰：“吾居代时，吾尚食监高祛数为我言赵将李齐之贤，战于钜鹿下。今吾每饭，意未尝不在钜鹿也。父老知之乎？”对曰：“尚不如廉颇、李牧之为将也。”上搏髀曰：“嗟乎！吾独不得廉颇、李牧为将！吾岂忧匈奴哉？”唐曰：“陛下虽得之，不能用也。”上怒，复入禁中。良久，召唐卒复问曰：“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颇、李牧也？”唐对曰：“上古王者之遣将也，跪而推轂，曰：‘阃以内，寡人制之，阃以外，将军制之。’军功、爵、赏皆决于外，归而奏之，要非虚言也。李牧为赵将军，市租，皆自用飨士。赏赐，不从中。复委任而责成功，故牧得尽其智能，而赵几霸。今臣窃闻魏尚为云

云中县，即赵国故城)郡守。

文帝乘辇车经过中郎的官府，看见郎署长冯唐，便问道：“老人家(颜师古说：“是说冯唐年纪已经很老了。考察冯唐在武帝初年已经九十多岁，那么，此时应该是六十多岁了，故文帝叫他“老人家”。)怎么还在做郎官？家住哪里？”冯唐回答说：“我的祖父是赵国人，父亲迁居代国。”文帝说：“我在代国时，我的尚食监高祛多次对我称赞当年赵国将军李齐的贤能，讲述他与秦兵大战于钜鹿城下的事情。现在，我每次吃饭，心思没有不在钜鹿的时候。老人家您知道吗？”冯唐回答说：“李齐还不如廉颇、李牧为将带兵的本领大。”文帝拍着大腿说：“唉！我偏偏得不到廉颇、李牧那样的人做将军！有了这样的将军，我难道还担忧匈奴入侵吗？”冯唐说：“陛下即使得到了廉颇、李牧，也不能任用他们。”文帝大怒，起身回宫了。过了许久，终于再次召问冯唐说：“您怎么知道我不能任用廉颇、李牧呢？”冯唐回答说：“上古明君派遣将军出征时，跪着推将军的车辆前行，而且说：‘国门之内的事，由我来决定，国门之外

中守，其军市租尽以飨士卒，私养钱（私廉假钱）自飨宾客、军吏舍人，是以匈奴远避，不敢近塞。虏曾一人，尚击之，所杀甚众。坐上功首虏差六级（秦法，斩敌一首，拜爵一级。今魏尚所上首虏之数差六级，因坐罪），陛下下之吏，削其爵，徒作之，由此言之，陛下赏太轻，罚太重，虽得颇、牧，弗能用也！”上悦。是日，令冯唐持节赦魏尚，复为云中守，拜唐为车骑都尉。

的事情，请将军裁决。”一切军功、封爵、奖赏的事都由将军在外面决定，回国再奏报君主。这并不是虚假的传言。李牧为赵将军，把从军中交易市场上收得的税收，都自行用于犒劳将士。赏赐都由将军在外决定，不必向朝廷请示批准。对他委以重任而责令其成功，所以李牧才能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干，赵国几乎成为一个霸主之国。现在我私下听说魏尚担任云中郡郡守时，把军中交易市场所得的税收全都用来犒劳士卒，还用自己的官俸钱自己宴请宾客、军吏和幕僚属官，因此，匈奴远避，不敢接近云中边塞。匈奴曾经入侵过云中郡一次，魏尚率兵出击，杀了许多匈奴人。魏尚因为上报斩杀敌军首级的数量差了六个（秦法，斩敌首一个，拜爵一级。今魏尚所上报杀敌军首级之数量差六个，因而被治罪），陛下就把他交给官吏治罪，削去他的爵位，判罚他一年的徒刑，由此看来，陛下赏得太轻，而罚得太重，即使得到廉颇、李牧，也不能任用啊！”文帝高兴地接受了冯唐的批评。当天，就令冯唐持皇帝信节去赦免魏尚，并重新任命魏尚为云中郡

郡守，还任命冯唐为车骑都尉。

春，增诸祀坛场，珪币。

诏曰：“朕获执牺牲、珪币以事上帝、宗庙，十四年于今，历日弥长，朕甚自愧。其广增诸祀坛场珪币。昔先王远施不求其报，望祀不祈其福，右贤左戚，先民后己，至明之极也。今吾闻祠官祝釐，皆归福于朕躬，不为百姓。夫以朕之不德，而专飨独美其福，百姓不与焉，是重吾不德也。其令祠官致敬，无有所祈。”

春季，扩大祭祀的场所，增加祭祀所用的玉和帛。

文帝下诏说：“我有幸得以执掌祭祀的牺牲、玉帛来祭祀上帝、宗庙，登上帝位至今已有十四年了，历时不算短了，朕深为自愧。应当广泛增设各祭祀场所和增加所用玉帛。从前先王广施恩惠而不求回报，遥祭山川却不为自己祈福，尊贤抑亲，先民后己，圣明到了极点。如今我听说掌管祭祀的祠官祈祷时，全部是为我一个人，而丝毫不为百姓祝福。凭着我这样的无德之人，却独自享受神灵的赐福，而百姓一点也享受不到，这就加重了我的无德。现特命祠官祭祀要向神献上敬意，不要为我一个人祈求什么。”

丙子 十五年春，黄龙见成纪（注见前）。夏四月，帝如雍，始郊见五帝。（此五畤之五帝也，五畤注详后景帝中六年。）

初，鲁人公孙臣上言：“始秦得水德，汉受之，当为土德，应黄龙见，宜改正朔，色尚

丙子 十五年（公元前 166 年）春成纪县出现了黄龙。夏四月，文帝第一次亲自前往雍地，对五帝庙行祭祀之礼。

当初，鲁国的公孙臣上书说：“原先，秦国出现了水德而汉代建立，现在正当土德，土德的验证是有

黄。”丞相张苍以汉乃水德，公孙臣言非是，罢之。至是，黄龙见成纪，帝召公孙臣为博士，与诸生申明土德，草改历服色事。(张苍由是遂绌。)下诏，礼官议郊祀。夏，四月，帝行幸雍郊，见五帝。

黄龙出现，应当更改历法、服色等制度，崇尚黄色。”丞相张苍认为汉代是水德，公孙臣的说法不对，请求文帝不要采纳。至此，有黄龙出现在成纪县，文帝又召来鲁国的公孙臣，任命他为博士，让他与其他学者论证汉得土德的道理，草拟改革历法和服色的方案。(张苍因此被黜退。)文帝又下诏，让礼官们商议文帝亲自到郊外祭祀上帝和诸神的事情。夏季，四月，文帝来到雍地，对五帝庙行祭祀之礼。

御批：明于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。贾谊初请改正易服，且谦让未遑，何以于黄龙之见即议雍祀，波新垣平等之怪诞，非有以乘其间乎？文帝三代下令主，于此不无遗憾。

御批：明白天下万物本性的人不应该为神怪所迷惑。当初贾谊请求改革历法和服色时，文帝尚且还谦逊地推说顾不上。为什么当黄龙出现时就立即下令商议去雍地郊祀的事，难道不是新垣平等人的离奇荒诞之说乘虚而入了吗？文帝是三代以下的贤明君主，这里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。

秋九月，亲策贤良能直言极谏者，以晁错为中大夫。

诏，诸侯王、公卿、郡守举贤良、能直言极谏者，上亲策

秋九月，皇帝亲自策问考试贤良、能直言极谏的人，提升晁错为中大夫。

文帝下诏，令诸侯王、公卿、郡

之。时对策者百余人，太子家令晁错最为高第。（错对策大略以为：“五帝其臣莫及，则自亲之，三王臣主俱贤，则共忧之，五伯不及其臣，则任使之，故各当其世而立功德焉。”）擢为中大夫。错又上言宜削诸侯及法令可更定者，书凡三十篇。上虽不尽听，然奇其材。

守推举贤良、能直言极谏之人，皇帝亲自策问考试。当时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，太子家令晁错的对策为高等。（晁错的对策大略以为：“五帝的臣子不如五帝贤良，所以五帝就亲自掌管国政，三王君臣都贤良，于是就共同处理国政，五伯不及臣子贤良，就任用臣子处理国政，故他们在各自的时代都创建了业绩。”）文帝提升晁错为中大夫。晁错又上书谈论应该削减诸侯王的实力以及应该改革的法令，上书共计三十篇。文帝虽然没有完全采用他的意见，但对他的才能却是另眼相看了。

丁丑 十六年，夏四月，郊祀五帝于渭阳，以新垣平为上大夫。

赵人新垣平以“望气”，见上。曰：“长安东北有神气，成五采。东北神明之舍，天瑞下，宜立祠以合符应。于是作渭阳五帝庙。（庙同一宇，帝各一殿，面五门，各如其方之色。《括地志》：庙在咸阳，东临渭。）夏，四月，帝亲祠之。贵平，至上大夫，赐累千金，而使

丁丑 十六年（公元前 164 年），春四月，在渭阳郊祭五帝，封新垣平为上大夫。

赵国人新垣平自称善于“望气”，得以进见文帝。他说：“长安东有神气，呈五彩之色。东北是神明的屋舍，上天降下祥瑞，应当修建祠庙以应合天降的详瑞。于是文帝下令在渭阳修建五帝庙。（五帝同庙而居，每帝居一殿，庙的前面有五个门，颜色各与殿内所祀帝的五方色相同。《括地志》载：五帝庙在咸阳，